

果迟
著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长篇历史小说

梁启超

『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？就是爱国。』

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？就是救国。』

『知我罪我，让天下后世评说，』

我梁启超就是这样一个人而已』。



梁啟超

果
迟

著

何南文藝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梁启超/果迟著. —郑州:河南文艺出版社,2013.2
ISBN 978-7-80765-654-8

I. ①梁… II. ①果… III. ①长篇历史小说—
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309875 号

出版发行	河南文艺出版社
本社地址	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
邮政编码	450011
本社网址	http://www.hnwybs.cn
电子信箱	master@hnwybs.cn
售书热线	0371-65379196
承印单位	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
经销单位	新华书店
纸张规格	70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印 张	27.25
字 数	460 000
版 次	2013 年 2 月第 1 版
印 次	201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	39.00 元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图书如有印装错误,请寄回印厂调换。

目录

- 引子//1
- 一 逃出国门//3
- 二 聚首“吾妻国”//17
- 三 保皇与革命//34
- 四 梦幻夏威夷//63
- 五 剩好头颅酬故友//94
- 六 新民与革命//109
- 七 公民与臣民//138
- 八 舆论之骄子//148
- 九 国民劣根性//166
- 十 改造“旧宅”//174
- 十一 群英怒击饮冰子//193
- 十二 不屈不挠//222
- 十三 万木无声待雨来//237
- 十四 悚春雷//254
- 十五 不信文章能救国//274
- 十六 民国的开场锣鼓//288
- 十七 打不过便加入//307
- 十八 英雄·独夫//325
- 十九 猴戏//348

二十 乾坤大挪移//382

二十一 毕竟是书生//406

尾声//432

转眼就是戊戌年八月，九陌红尘的帝都，不同寻常地躁动起来。

——八月初七，一队头戴红缨帽、身着步兵统领衙门号衣、肩扛毛瑟枪的士兵，突然气势汹汹地闯到了宣武门外的米市胡同。先是在街道两头设卡，不准行人通过，然后，由一名身着六品服色的武官带一伙人闯进了广东南海会馆，会馆里立刻传出呵斥声、叫屈声。不一会儿，他们从会馆内绑出了一溜人，个个都是身着长衫、文质彬彬的“衣冠之士”。

此时，街道两旁已聚集了不少围观的闲人，他们指指点点、议论纷纷，内中有人认出被捕的人中，三个年纪较轻的是康有为的门生，而走头的那个瘦小个子名康广仁，乃是康有为的弟弟。

接下来，九城开始戒严，緹骑四出，查拿康、梁逆党。康有为虽在前一天即被皇帝遣往上海，梁启超也不知消失在何方，但皇帝新任命的军机四章京谭嗣同、杨锐、刘光第、林旭及刑部郎中杨深秀却一一被捕，和康广仁一道押在刑部大狱中。三天后，懿旨下来，未经审判的六人，即被押赴菜市口斩首，史称“戊戌六君子”。

——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，以康有为、梁启超“公车上书”开始，以“六君子”菜市口喋血告终。时人论及此事，有不值康、梁所为者，以为慈禧虽揽权却并不反对维新，这从她再度垂帘后，并未尽反新政且屡下改革之诏中可得到明证；而荣禄对光绪帝也无恶感，慈禧后来要废光绪，还亏他坚决反对才没废成，错在康有为们扬才露己，急于用世，区区一介新进，无根无蒂，竟想凭几管秃笔，哓哓口舌，改变根深蒂固的旧制度，且想借袁世凯之力，包围颐和园，囚禁慈禧，更是鲁莽之举，所谓欲速则不达也。移

苏轼《贾谊论》中一段话于康、梁身上，非常合适：

惜乎！贾生，王者之佐，而不能自用其才也。夫君子之所取者远，则必有所待，所就者大，则必有所忍……贾生，洛阳之少年，欲使其一朝之间，尽弃其旧而谋其新，亦已难矣。为贾生者，上得其君，下得其大臣，如绦、灌之属，优游浸渍而深交之，使天子不疑，大臣不忌，然后举天下而唯吾之所欲为，不过十年，可以得志。安有立谈之间，而遂为人痛哭哉？

苏文强调了一个“待”字和一个“忍”字，这是洛阳少年——康有为们没能做到的，而深结绦、灌——荣禄之流，使天子——慈禧不疑，大臣不忌，更没能做到，失败是必然的。最不堪的是，事发之后，走的走了，没走的逃进了外国使馆，陷皇帝于不测，此为人臣所最不堪者。

但多数人却对康、梁称赞不已，认为光绪帝是励精图治、振衰起敝的有为之君；康、梁变法是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下的救亡图存，是中国走向世界的探索，虽触犯了守旧派的利益，却有益国家和民族；责其没有随谭嗣同等人一道就死，更是腐儒之见。所以，他们的挫折，是改革者的悲剧，是国家正气之摧残，汉之“党锢”，明之“东林”，不过如此。

然而，千秋功罪，任人评说。探索者并不以他人的臧否为进退，虽遭挫折，却不曾停止自己的脚步——探索者，无终点。

一 逃出国门

1

午后二时许，梁启超只身逃进了东交民巷的日本使馆。

其时，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正在使馆和公使林权助在一起，刚用完午餐，准备去休息，梁启超突然造访，且对使馆的人说，非见林公使不可。

这以前，梁启超在北京士林中十分活跃，林权助自然与他有过多次接触，而且，彼此交谈得很投机，眼下事急来投，林权助当然要出来会见他。

宾主刚刚坐下，梁启超很是焦躁不安，因不懂日语，翻译又不在场，林权助便取出纸笔，双方进行“笔谈”。

梁启超迅速在纸上写下一行字：“仆三日内即须赴市曹就死，有两事奉托，君若犹念兄弟之国，不忘旧交，许其一言。”

林权助立刻写道：“当然，请说。”

梁启超写道：“北京已突发政变，皇上已被幽禁，仆和谭嗣同、杨锐等人都难幸免，另外康有为虽不在京，想必也在追捕之中，如果我们被捕，最长活不过三天，为了早日推行新政，本人一死算不得什么，但请救皇上，使脱险境，并救康氏。所奉托之事，即此二端。”

林权助读完，立刻写道：“可以，此二事我当勉力为之。另外，君为什么要选择死呢？你既然到了我这里，我总要设法救你出险的。”

见梁启超尚在沉吟，林权助只得尽力说服他：根据国际法，国事犯可

不被引渡,就像贵国的革命党领袖孙文,眼下就居住在敝国,受敝国进步党资助,生活得好好的。

梁启超见对方很诚恳,不由落泪了,沉吟再三,说暂时尚没有危险,须回去安排后再来。说完,竟不顾林权助的劝阻,离开了使馆。

梁启超一走,林权助立刻去见伊藤博文,说起梁启超来访之事。伊藤博文一听,连连点头说:

“看来,我的猜测没错,清国果然是出事了,简单地说,是光绪皇帝的地位受到了威胁!”

原来伊藤博文是应清国朝廷的邀请前来作国事访问的,就在前天,在紫禁城的养心殿,他还受到了光绪帝的召见。伊藤清楚清国正在维新,于是向皇帝介绍明治维新的经过,光绪虽耐心地听,频频地点头,但伊藤能看出,皇帝有些心绪不宁,更耐人寻味的是,皇帝面上分明带着戚容,像是埋藏了极大的心事。

伊藤当时就有预感,想不到今天即得到了证实,二人由此感叹不已。不想就在这时,王照也寻到使馆来要求保护了。

关于王照,林权助也是熟悉的,且清楚他不久前,曾一道奏疏参倒了礼部六堂官。眼下,林权助又在王照口中,听到了和梁启超一样的消息。

像安慰梁启超一样,林权助也竭力安慰王照,并答应一并保护。黄昏时,梁启超终于再次回来了,且夹了一大包东西。林权助见状,让二人安心住下来,然后来和伊藤博文商量营救的方案。

伊藤说,此二人都是优秀青年,是中国的希望,所以,我们有必要帮助他们,所谓救人须救彻,帮忙帮到底。看来,他们在国内已无立足之地了,只能送到日本去,到了日本,政府一定会资助他们生活的,只是——怎样才能送出去呢?

二人思来想去,林权助终于想到,就在大沽口河中,日本西海舰队的“大岛号”正停泊在那里,把他们送上“大岛号”,二人就可平安无事了。可是,从北京出发,到登上“大岛号”,中间有多少阻隔啊!

考虑再三,林权助一边拍电报与国内联系,并要求军部派军舰接应,一边把刚从天津来京的领事郑永昌叫来,向他布置工作。

郑永昌本是华裔,先祖即明末遗臣郑成功,他们早已入了日本国籍,但仍能操一口纯正的华语,日本政府用作外交官,永昌的兄弟郑永邦做过驻华公使大鸟圭介的秘书,而郑永昌则为驻天津领事。

第二天,经过精心准备,郑永昌和梁启超化装成猎人,身穿猎装,背着火药枪。梁启超且戴一顶日式遮阳帽,把辫子藏在里面;王照和郑永昌的

随员则扮成仆人，着粗布衣，带了网兜及食品，跟在后面，出门就坐上插着日本国旗的马车直奔前门车站，车站已有人代他们购好了车票，车站的士兵认作日本人，不敢阻拦，一行人得以顺利登上开往天津的火车，数小时后，安全抵达天津。

天津形势显然也很紧张，车站有士兵在盘查行人，郑永昌尚未在意，下车后，站台上有人卖报，郑永昌掏出三个铜子，买了一份报纸，正要展开来看，不想就在这瞬间，身边的随员小野次郎轻轻地拉了他的衣袖一下，又凑在耳边说：

“不好了，那人像是认出了我们。”

顺着随员的手势，郑永昌隔着多条铁轨看见对面站台上，有人正指着他们，向旁边一人作耳语，此人立刻跳下站台往这边来，显然不怀好意。

郑永昌见状，匆匆将报纸往包中一塞，拉起梁启超的手，又向身后的王照做了个手势，四人迅速跑出车站，连转几个弯，一步跨上泊在白河边的一条木船，交代几句，木船立刻驶向大沽。

木船靠双桨划行，速度很慢，出城不久，背后就传来一阵急骤的马蹄声，仔细一看，堤岸上，一队士兵骑着马正朝这边飞奔。一在岸上，一在水中，他们还心存侥幸，不想走了一段，后面传来隆隆的机器声，回头一望，只见远远地有一条小火轮，桅杆上飘着一面黄龙旗，正加速向这边赶来，一名头戴红缨帽的水师军官，立在船头，向他们摇手，像是让他们停船接受检查。

这情况太突然了，郑永昌一边让随员掏出一面日本国旗，迅速升上桅杆，一边掏出两块大洋，丢在船家脚下，鼓励他们用力摇桨。可双桨毕竟比不上涡轮，眼看小火轮越来越近了，船上的人都有些惊慌失措，就在这时，河道转弯处，出现了一艘军舰，舰首插的是一面日本国旗。郑永昌一见，正是那艘“大岛号”，不由大喜，低头对梁启超说：

“好了，他们果然赶来了！”

说着，从怀中掏出了一条白色的丝手绢，拼命向军舰挥舞示意，军舰本是接到军部的电令前来接应的，眼下发现这艘木船，估计梁启超等人就在船上，立刻放下一只快速小汽艇向他们飞速驶来，转眼间，汽艇就靠上来，将四人接到了军舰上，回头望去，小火轮已靠上他们刚坐过的木船，正无可奈何地望着他们……

梁启超回望这一切，长长地嘘了一口气。惊魂甫定，蓦然瞥见头上飘扬一面巨大的日本国旗，不由想起目前的处境——就这么一走了之吗，这可不是自己的初衷啊！

同行的王照并未从恐惧中回过神来，眼下面如死灰，说话哆哆嗦嗦：“卓……卓如兄，能……能保证大沽口炮台的守兵不上舰搜查吗？”

前来迎接他们的日本船长忙用华语大声说：“放心吧！这里是大日本帝国的军舰，清国军人若登舰抓人，足可引发国际纠纷，谅他们没有这个胆量！”

一边的郑永昌也双手抱拳向二人道贺道：“梁君，王君，你们终于脱离险境了，值得恭喜！”

梁启超忙向主人点头，说：“二位如此仗义，鄙人真不知如何感谢。”

郑永昌说：“这是应该的，中日两国为一衣带水的邻邦，梁君和王君又是贵国不可多得优秀青年，是贵国的灵魂人物，目前受到迫害，身处困境，帮助你们脱险，我们义不容辞！”

可梁启超立刻又想到皇上的处境了，长叹一声说：“唉，我辈是暂时脱险了，可皇上呢？”

王照更是背过身子，带着哭腔说：“可怜贱内，一小脚女子，从未出过远门，带着才几岁的孩子，京师又人生地不熟的，谁来照顾她呢！”

2

说话之间，“大岛号”已在全速前进，驶往外海了。在舰长的安排下，郑永昌和梁启超、王照都住进了舰上的军官舱，这是一艘千吨级的护卫舰，军官宿舍虽不十分宽敞，却很是整洁。郑永昌见梁、王二人都面带戚容，忙宽解说：

“二位先不要急，贵国不是有句俗语吗——‘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’至于营救皇上和南海先生的事，只能边走边看了。”

这是一句大实话，梁启超赞同地点点头，问郑永昌道：“阁下在天津车站时，不是买了一张报纸吗？”

这一问，终于让郑永昌记起了，赶紧从羊皮护书里取出那张中文版的《万国公报》，打开后三人同看——梁启超一眼就看到头版转载了一条上谕，谓：

……现在国事艰难，庶务待理，朕勤劳宵旰，日综万机，竞业之余，时虞丛脞。恭溯同治年间以来，慈禧皇太后两次垂帘听政，办理朝政，宏济时艰，无不尽善尽美，因念宗社为重，再三吁恳慈恩训政，仰蒙俯如所请，此乃天下臣民之福。由今日始，在便殿办事，本月初

八日率王大臣在勤政殿行礼，一切应行礼仪，着各该衙门敬谨预备。

钦此。

三人同时看完了这道上谕。梁启超和王照尚在沉吟，郑永昌即欣喜地说：

“看来，你们的皇上没有危险，二位可以放心了，只要大皇帝仍在发布命令，这至少说明他仍活着，且仍在做他的皇上呢！”

可梁启超和王照却不这么认为，才看了几行，脸色变得更加凝重起来，王照边反复默念边摇头，梁启超且用手指连连戳着报纸，说：

“这是矫诏，是伪旨！切不可相信！”

郑永昌好奇地说：“皇上发布命令，请老太后训政，这以前不是也有过吗，凭什么就说这回是矫诏，是伪旨呢？”

看来，郑永昌虽能说一口流利的华语，但说起清国的宫廷内幕，朝章典故，毕竟比不上梁启超和王照。梁启超于是解释说：

“阁下不知，这以前的两次训政，是因皇上年幼，所谓冲龄践祚，不谙政务，不得已才请太后垂帘，这其实已违背祖制了。眼下皇上二十有八，正春秋鼎盛、如日中天的时候，还用得着年迈的母后出来训政吗？早些时候，那班奸臣就在外面造谣，说什么‘圣躬违和’——这是皇上有病的隐语，眼下更是在伪造的诏书上，让皇上自己说有病，这分明是为接下来的废立做铺垫！所谓‘吁请慈恩训政’，是欲盖弥彰，不过让慈禧的重新掌政更冠冕堂皇而已。”

经他这么一说，郑永昌不由表情庄重地说：“是这样的吗？大皇帝好好的，朝旨偏偏要说他有病，原来这是废立的先声，这就不怎么好了。大皇帝锐意革新，世界各文明国家十分期待，因为这是顺应时代潮流的大好事，各国都愿看到贵国出现这样全新的局面，慈禧太后若凭这点废黜他，显然站不住脚。当然，这是贵国的内政，外人无权置喙，不过，要获得列国的承认，恐怕有些难度。据鄙人估计，不但我们大日本帝国政府不会承认，只怕各国政府也很难承认！”

听郑永昌一说，梁启超沉默了——为救皇帝，寄希望于洋人，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，也是三天前，他和谭嗣同想到过的。

三天前的八月初七日，他在浏阳会馆与谭嗣同议事，不想就在这时，厨师李师父进来报告说，南海会馆出事了。

南海会馆即康有为的下榻处，与浏阳会馆同在宣武门外，一在米市胡同，一在裤腿胡同，两地相距不太远。厨师说，刚才他去米市买菜，忽见前

面人头攒动,且有妇女拉着小孩在往回跑,他忙闪身于一家店铺的阶沿下,探头往人多的地方看,只见前面的街口有好些大兵在设卡,不准行人通过,不一会儿,又有一队士兵从南海会馆押出了一溜人,个个都是五花大绑。他因常去南海会馆送信,熟人不少,立刻认出走在前面的那个瘦小个子,正是南海先生的弟弟康广仁,不由大吃一惊,赶紧回来报信。

谭嗣同顿时脸色煞白,“唰”地跳了起来,就要往浏阳会馆跑。梁启超赶紧按住他,劝说了半天,这才安静下来,不久,外出的弟子们陆续回来,也证实了外面确已发生大事,且有不少人被捕;又说,直隶总督荣禄已带兵进京,慈禧也从颐和园回宫,眼下正在宫内,召集御前会议。

梁启超和谭嗣同终于明白,短短的两天时间,形势已发生了逆转,简言之,他们已被袁世凯出卖了。

——原来早在七月初便有消息,说守旧派要与维新党摊牌,准备趁皇帝去天津阅兵时,由荣禄发动兵谏废帝,光绪帝趁杨锐入宫的机会,托他带出诏书,请康有为、梁启超设法营救。康、梁本是书生,无拳无勇,手中更无一兵一卒,如何能化解眼前的危机?思来想去,想到了直隶按察使袁世凯,此人与守旧派关系不深,且是强学会的成员,他以前在天津小站练兵,手中掌握了一支三千人的新军,有全新的德式装备,只要将袁世凯拉过来,可望置荣禄于死地。

于是,在康、梁的建议下,皇帝于八月初一召见袁世凯,对袁世凯编练新军一事慰勉有加,特赏袁世凯以侍郎候补。次日黄昏,谭嗣同访袁世凯于京西法华寺,屏人密谈,谭嗣同先将荣禄的密谋及维新派的对策和盘托出,又出示光绪密诏,说:

“今日可以救皇上者,唯在足下,足下若心存君父,自当勉力救之,不然,可立取谭某项上头颅,然后去颐和园出首,可保永世富贵。”

袁世凯当时信誓旦旦,说自家世受国恩,早有报国之志,又说,只要荣禄来营中,杀荣禄如杀一只狗。

谭嗣同得此保证,当下与袁世凯商谈细节至深夜。袁世凯次日即陛辞出京,就在众人对袁世凯寄托殷殷之际,想不到才两天,形势却急转直下了。

“袁世凯,这个卖主求荣之逆贼,我非亲手杀了他不可!”谭嗣同背着双手,在房中踱起方步,并咬牙切齿地骂起了袁世凯。

梁启超不由唤着他的表字说:“复生,我们当务之急是尽快营救皇上和南海先生脱险!”

“南海”是康有为的别号,他奉旨南下上海办报,眼下尚在途中。梁

启超想,不知先生在大沽登船时,上的是哪条船,若是坐的招商局轮船,这里一个电报拍到上海,先生上岸即难逃罗网;若是皇天有眼,让先生坐了英国太古公司的船,则尚有回旋余地,至于身居九重的皇上可就难说了,而救皇上可是第一重要的。

谭嗣同只安静了一时,听了梁启超的分析后,呼吸又急促起来,脸上青筋条条绽起,牙齿也咬得咯咯作响,突然,他立起来,把辫子往后面一甩,右手往下一劈,口气坚定地说:

“卓如,看来,我们只能一不做二不休了!”

梁启超忙问他意欲何为,谭嗣同开始不想说,禁不住梁启超再三盘问才说,他有许多江湖上的朋友,多是有胆有识的侠义之士,且有飞檐走壁的功夫,置此情形之下,与其看着皇上被困被废,不如铤而走险。

梁启超大吃一惊,觉得这想法太冒险了,试想,九重宫阙,护卫森严,一件小小的物品尚不易带出宫,更何况皇上这个大活人呢?

他苦苦相劝,说肯定不会成功,断送自己性命尚是小事,只怕连累皇上,使其今后处境更困难。

谭嗣同被劝转了,失望之余,竟又想出了一个主意,这就是求助于洋人。听谭嗣同如此一说,梁启超心思活泛起来,且立刻想到了英国人李提摩太。

李提摩太是英国新教浸礼会的传教士,同治九年奉派来中国传教,与曾国藩、左宗棠、李鸿章、张之洞等大臣关系极好,光绪十二年移居北京后,受李鸿章之托,担任《时报》主笔,又协助出版中文《万国公报》,经常在报上刊登鼓吹变法维新的文章,还一度聘请梁启超做他的中文翻译,二人交情最厚。

梁启超想,看眼下情形,维新派是满盘皆输、全军覆没了,面对这一边倒的局面,要阻止慈禧废黜皇帝,最有力量的,怕只有洋人了,如果能活动李提摩太出面,策动驻北京的外交使团向朝廷施压,慈禧或许不敢贸然行动,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。

谭嗣同与李提摩太关系也不同寻常,只是李提摩太已去香山避暑,一时联系不上,于是提议,以二人的名义,写一封致李提摩太的信,向他说明一切,雇人迅速送往香山,请李提摩太迅速回城。

然而,商谈未定,形势即急转直下——由慈禧主持的御前会议一结束,京城立即缇骑四出,才短短的一天,便传出好几个大臣被逮捕、好几个大臣被抄家的消息。

慈禧的动作多快啊,她已是铁下一条心了。眼见大火就要烧到身边,

梁启超想,若是自身性命不保,又遑论营救皇上?

第二天,李提摩太那里尚无消息。焦虑不安的梁启超正在寓所徘徊,谭嗣同夹着一个包,匆匆赶来了,见面就说:

“卓如,走吧,再不走,悔之晚矣!”

梁启超说:“是的,我想也只能先逃命再说了,日本公使林权助与小弟有一面之交,你我可一道先避往日本使馆。”

谭嗣同惨然一笑,说:“你可走,我决不能走!”

说着,也不说理由,只将带来的一包文稿交与梁启超,嘱其代为保管,说今后若能付梓,则全仗仁兄大力删削订正了。

听到他如此安排,梁启超什么都明白了——明白了,霎时泪如泉涌……

3

夜色已很深了,“大岛号”全速行进在波涛汹涌的黄海上,除了舰尾推进器发出的哗哗击水声,四周寂静极了……

舒适整洁的军官舱里,虽已熄灯,但心事沉沉的梁启超仍辗转反侧,久久不能入眠——谭复生此番能脱累绁吗?还有林旭、杨锐等人呢?那拉氏这个老妖婆究竟要走到哪一步呢?

他不敢想下去了。

就在这时,耳边传来一阵轻微的啜泣声,断断续续,很是悲伤。他不由起身,遁声望去,昏暗的灯光下,郑永昌已然熟睡,哭声分明来自对面床上,那是王照的床,借助过道微弱的灯光,只见王照瑟缩在床边,用被单将整个身子蒙住,随着哭泣声,身上的被子在轻轻地抖动。

为不惊醒郑永昌,他只好慢慢靠上去,轻轻地拍着被单,悄声说:“小航兄,你怎么啦?”小航是王照的表字。

王照掀起薄薄的被单,坐起来,用同样低沉的语调抽抽搭搭地说:“卓如兄,我,兄弟我……真不想活了!”

梁启超闻言吃了一惊——王照是直隶宁河县人,光绪二十年甲午恩科进士,选翰林院庶吉士,散馆后即授礼部主事。这比中在次年乙未正科的康有为还早一年,但他同样服膺康有为的主张,朝堂论政,常与维新派桴鼓相应,就在上月,他上书言新政,堂官怀塔布不肯代奏,此事被皇帝知道,以阻塞言路的罪名,将礼部满汉两尚书、四侍郎全部罢斥,任王照为四品京堂——有人说,王照以后生新进,一折参倒礼部六堂官,成了此次政

变的导火索。可眼下王照才出国门便有些动摇了,这怎么行呢?梁启超只好轻声劝慰道:

“小航兄,你这是什么话呢!我辈若真有什么不测,可正是京师那班奸佞之徒求之不得的好事呢!”

“我不该意气行事,一道折子捅破了天,眼下想悔也迟了。太后掌政后,追原论始,肯定怪到我头上,抄家是不用说了,说不定连亲属也要下狱,可怜我内人已有身孕,此举不把她害惨了吗?她若有个闪失,我们王家可就绝后了!”

说来说去,王照到底离不开新婚宴尔的妻子,同在难中,梁启超能不同感?就在刚才,他还想到了自己的夫人李惠仙——惠仙原籍贵州,父亲李朝仪一度官至京兆尹,哥哥李端棻任刑部侍郎,光绪十五年,李端棻和王仁堪出任广东乡试的正副主考,其时,梁启超才十六岁,却高中第八名举人。因赏识他的才华,见他尚未婚配,王仁堪想把自己的女儿嫁与梁启超,不料李端棻先开口托他做媒,要把妹妹许配与梁启超,王仁堪只能一笑而罢,转为道贺。李惠仙大梁启超四岁,诗文俱佳,两年后,梁启超赴京应试,他们在新会会馆完婚,夫妻恩爱,自不必说了。

今年的六月初,李惠仙应中国女子协会之邀,带着五岁的女儿梁思顺去了上海,和康有为的长女康同薇一道办《女学报》,眼下北京出了事,朝廷肯定移文上海了,她们都是女流,又带着孩子,只怕难以脱身……

梁启超虽挂牵夫人,但对王照的软弱有些瞧不起,一时也不好说他,只好劝道:“小航兄,不要急,有道是天无绝人之路。再说,你的岳父,还有在京的同乡也不会袖手不管呀!”

王照摇了摇头,说:“只怕他人不敢伸手,因为我们是钦案,是犯了天条,对头不是别人是太后,谁不怕受连累呢?”

炎凉世态,趋利避害也是人之常情,梁启超点头说:“既然如此,那就是命中注定了,谁也没法改变的;再说,维新变法,救亡图存,这是何等重大事,又岂能计较个人得失?大丈夫敢作敢当,开弓没有回头箭!”

王照说:“当然,大道理是这样,做就做了,悔也没用,只是——我们这一走,也不知何日才能返国,依我看,一旦皇上被废黜,朝中再无人为我们说话,就是国有大庆,覃恩普敷,只怕太后也不会赦免我们!”

王照这话更让梁启超反感。他不由拿谭嗣同与之作比较,谭嗣同出身官宦之家,生活富裕,三十出头的年纪,夫人年轻貌美,尚无子嗣,老父谭继洵正做着湖北巡抚,按说,谭嗣同更应珍惜生命,但事发后,他却从容镇定地面对一切,明知事已不可为,却不放过最后一搏的机会,一心想的

就是营救皇上,眼看危险已渐渐逼近了,他也丝毫不愿闪避,而是以身殉道,义无反顾。想到此,他责备说:

“小航兄,自古至今,变法都是有牺牲的,只要路走对了,牺牲个人又算什么?天下之大,来日方长,我不信堂堂大清,要亡在一班奸臣手上,更不信那个那拉氏能活一万年!”

“说得好!”

黑暗中,郑永昌突然插话了。二人同时吃了一惊,梁启超回头一看,对面床上的郑永昌不知几时已起来了,此刻正坐在床头,说:

“梁君的话令鄙人非常敬佩,依鄙人看,你们眼下的情景,与敝国的维新功臣西乡、月照很相似。二位知道我们的西乡、月照吗?”

一听郑永昌提到了“西乡”、“月照”,两天前,谭嗣同和他告别时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,当时,谭嗣同握着他的手,一口气提到了中外四个名人,说:

“不有行者,无以图将来;不有死者,无以酬圣主。今南海生死未卜,程婴、杵臼,月照、西乡,吾与足下分任之。”

程婴、杵臼是春秋时的人物,他们为救赵国的忠良之后,一生一死,演绎出一段大义凛然的故事;至于月照、西乡,梁启超也不陌生——这以前,他的好友黄遵宪著有《日本国志》,说到明治维新这一段,就绘声绘色地描述了月照、西乡——与程婴、杵臼,异曲同工。

王照不清楚这段历史,见他一脸的茫然,郑永昌于是说起二人:月照本是一名僧人,身在佛门,却忧心君国。其时,日本为德川幕府时代,闭关锁国、故步自封。月照和许多维新志士一样,明白这么下去国家要亡,乃利用僧人身份,四处奔走,呼吁倒幕维新,因被幕府通缉;西乡全名为“西乡隆盛”,与木户孝允、大久保利通齐名,史称“维新三杰”。当时,幕府十分痛恨维新,大规模屠戮维新志士,获知月照行踪,行文萨摩岛,指名通缉。西乡隆盛不愿服从藩主的命令,亲自护送月照返乡,幕府追兵赶到,西乡乃与月照在船上饮酒赋诗,然后在锦江湾投海。等随从救起时,月照已毙命,西乡却苏醒过来,后被流放到奄美大岛——这些都是孝明天皇时的事,即所谓“安政大狱”,时在安政五六年间,为中国的咸丰八九年。

说完月照与西乡的事迹,郑永昌又随口吟起了西乡的诗:

男儿立志出乡关,
学不成名死不还。
埋骨何须桑梓地,